

糖

陽

文

集

下

梅陽文集 卷二

莆田江春霖杏村著

楊觀察璞生六十壽序

興泉隸一道於同鄉之誼為近而晉江楊璞生觀察與余交尤莫
逆觀察長余四歲厚重寡言笑家世富而先達余年四十始釋褐
疑為簡慢未之許也光緒庚子吳肅堂修謨鄭友其編修張介安
吏部相約為文譔觀察及余與焉由是漸親密既而京師亂作水
陸道梗不時之需賴以代匱及附舟南下寄之書篋復寄遣以歸
余心甚德之還京以後遂益淡於八九年來剪燭話雨飛觴醉月
輒不知夜之將闌也今歲宣統庚戌余以母老乞養歸里值觀察

及德配王淑人六十雙壽其介弟杰堂觀察既為徵言而詰嗣潤
蒼昆季復以書來述余之言復何足為觀察重顧以交之久而知
之深不可以譚陋謝觀察自其幼時即好學不倦能自力以青其
衿其歌鹿鳴宴瓊林也宗族交遊咸光寵之敬重觀察者不在此
溯自尊府性初先生以茶葉起家同時擁厚賞者子孫多以驕奢
淫佚傾其產間有克繩先緒亦不過採奇計贏為守財虜毫末曾
何補於世而觀察居家以孝友接物以謙恭儉以約身而聲色玩
好無所溺博以濟衆而慷慨施捨無所吝惠及三族則今之晏平
仲也紛紜一方則今之魯仲連也友摯五交則今之陳重典雷
也此其行誼求之古人或庶幾焉而豈以膏粱文繡富貴福澤夸

庸人之耳目已耶且自破格用人以來王公大臣以官爵為利市
士大夫以金錢為賈販爛羊可倭職方如狗市井之夫乳臭之子
夤緣私室皆可以驟躡通顯觀察以名進士而席素封令出其左
餘以為獻納比於無階而進者起擢固易易浮沉內閣二十餘載
典票籤權侍讀晚復纂修玉牒僅以中訥改外道何若彼之迷而
若此之遲耶司馬安四至九卿韓安國十年不調賢不育可不言
而喻此尤足以見其生平之耿介不慕榮利而非趨炎附熱之流
所可同日語也曩昔入觀察之室圖書四壁蕭然如寒素暇則以
丹青自娛春秋佳日時或放於山水以盪滌其胸次自餘非慶弔
不輟出戶外所居惟蓮室侯孺人侍及婢僕數人而已王淑人至

老未嘗一至京嘗在家為觀察理家政課子孫子若孫皆稟其教
士商各執一業無侈靡怠惰習觀察之無內顧憂實淑人助之夫
玉之所以完者以蘊石深也金之所以堅者以在鎔久也蒲柳得
雨露而榮松柏歷冰霜而秀繁華易盡而渾樸未凋也命之修短
皆曰有數而貧賤之得壽者反較多於富貴豈天之賦畀豐以祿
位而嗇其年齡哉嗜慾擾其中攻取奪其外剝削其元氣者多矣
觀察之薄於奉養淡於進取以道家勿勞爾形勿搖爾精之說推
之皆有可以得壽之理而復有淑人之賢內助以無憂頤養其天
年宜其和氣致祥五福具備而百年偕老也今觀察年六十余亦
五十有六矣慨日月之遒邁感人事之變遷回憶昔時儕輩仕於

朝者若而人官於外者若而人居於鄉者又若而人及今計之寥落如晨星文謚諸君獨吳肅堂比觀察年差長友其介安則少余三四歲雖幸皆健在而肅堂友其及余皆失其伉儷介安雖夫婦偕老而丁未之歲其愛妻亦以難產而弗獲長侍於左右益嘆觀察之全福為不可及異時捫衣登堂見觀察及淑人白首齊眉蟬服之華興冠帔輝映以受子婦之拜者其喜慶更不知何若也於是乎書

鄔相君先生暨德配陳淑人六十壽序

宣統庚戌春二月余以母老乞歸養資斧不給甯及書冊報紙撫拾傳播澆上澆商挺生鄔君及其友陳文錢兩嵐蔡伯良寄二百

金為贐義不敢受至滬訪還之往返再三挺生躬至舍館云區區
薄禮聊比縗衣先生固辭不受何厚自待而薄待某也余竒其言
雖未問其家世已知義方有教矣今年辛亥陳錢二君以書至為
挺生之封翁相君先生及母陳淑人六哀言並述封翁之言
曰壽文非古也必欲為壽非得莆田江先生一言不可余益信挺
生之受教有自而先生之器識蓋迥異希榮慕勢一流也先生世
居浙之奉化西塢為邑望族始讀書即務為躬行實踐推己及人
不屑屑於章句訓詁人咸以道學稱之邑民素強悍睚眦小忿輒
相尋鬪毆官吏不能治先生躬為之倡盡心化導不留餘力習俗
為變事具邑乘傳為美談性慈祥愷悌汎愛無所擇方處約時布

衣疏食裁足自給遇有貧困必周卹之及挺生兄弟商於滬家計稍裕益敦尚儉樸慷慨施捨無富室驕吝態嘗慨中國貧弱非講求藝術不足致富強晚乃肆力於化學諸書朝夕探索勞瘁弗憚意有所悟則實為驗必期得諸己以教於人視彼空談外國政治法律官制者虛實優劣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治家尤整齊有法身役於外得陳淑人為助於內門庭和睦雍雍如也生平敬以事上寬以御下誠以交友和以處衆善良薰德武型閭里余雖未獲識先生之面而因其子以知其行又因其子之友而知其行之卓亦庶幾有所譽必有所試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先生之壽非得余言不可而非壽先生余亦何敢輕為言也今先生精神矍鑠

步履如飛淑人亦齊眉偕老而挺生又以助餉候銓觀察晉階三品封及二親被章服之榮受介眉之祝當世之所豔而稱者千里求文不於在位公卿而於退處山林之野老誠惻周摯不容以譎陋謝敬綴數語以遺之異時倘再過滬上重晤挺生詢先生及太淑人康強無恙尚將數登堂之拜修相見之禮為之掀髯一笑也是為序

戴靜卿先生六十壽序

西苑為仙邑名勝村落分上下下村降就平地為范氏宅山勢高壓疑若面牆而立者然上村臨崖構屋肩輿不能上及造其庭則重岡複衍曠然平遠雲氣往來恍在天際友人靜卿戴先生實世

居之余性癖山水屢欲造訪以路遠不果宣統庚戌乞養歸里明
春九座寺僧邀書碑道由是出乃得見先生於里第談讌款洽流
連數日不能去去未踰年而滄桑大變棲伏家園不相聞問者兩
載有餘矣癸丑之夏仙城被寇閩行省用芑兒權邑篆籌善後事
余以方外備顧問先生之喆嗣廷謨茂才來見余館舍揖而言曰
今歲為吾父及母曾安人六旬雙壽庶母陳亦登五旬吾同胞三
弟廷佐習商學廷謹中學畢業廷譽畢業高等小學子若孫曾十
有五人小學自治畢業及肄業高等小學者各一餘亦幼而能學
四代同堂雖未能顯親揚名要不可非天倫樂事公父執也乞一
言以誌家慶可乎余惟西苑之戴以商起家者自郎中有本公始

而高陞司馬瑞星太守繼之蓋先生之祖興父也以文登科者自瑞璋外翰始而瑞璘廣文繼之則先生之從叔父也先嚴席素封之業受家庭之教早有聲於庠序間繼以兄弟八人食指浩繁入不敷出乃設帳授徒藉修脯以自給遠近學者翕然歸之法人內侵傾貲助餉叙郡別駕隱而不出科舉廢後就鄉立培香兩等小學校而身為之長又被舉為興賢鄉正議長鄉鄰爭訟必為排解建祖祠修書院外至禪宇涼亭道路解囊無所吝曾安人又助之於內家政修明孀庶無間尤為族黨所稱云憶同治乙丑先君與先生之叔父玉齋翁同登賢書先生年才十二余十一歲耳由今追昔忽忽若前日事四十八年之中嗣統三易朝事一變九州二

十二行省幾莫得一片乾淨土為避世計而先生獨據山林之勝
默涉不知理亂不聞此即陶彭澤所記桃花源者殆無以過矧夫
婦偕老子孫克肖一味之甘割而分之更足以娛暮年耶昔詩咏
妻子好合兄弟既翕而孔子斷之曰父世其順先生所處真可謂
順矣惜余將遠山弗獲於覽揆初度之辰進一觴為祝也因書此
以遺之

家慈林太淑人七十有一乞言啓

太淑人林氏世居晉江以父商於莆遂遷焉年十六歸先大夫為
繼室時曾王父王父母俱在堂同居羣從近百人門以内怡怡如
也不數載曾王父沒叔父婚未三月以疾卒踰年王父亦卒春霖

時方三歲陳氏妹始生王母老而多病叔母少寡先大夫又就館於外期功近親析筋已久愛莫能助家慈晝則與叔母操井臼躬樵採夜則共紡織終歲幾無晷刻暇越二載又生仲弟春澍六年三乳體弱積勞遂因成疾時發時愈同治乙丑先嚴登賢書三弟慶雲又生春霖及弟妹亦長至是處境乃稍順然艱苦備嘗者已十餘年矣繼而王母棄養先嚴屢上春官報罷家居授徒衣食裁足男婚女嫁寸布尺縷皆手自經紀仍未得一日閒也如是者又十餘年春霖始獲館穀廩餼以佐家計而年已癸未三弟既殤先嚴又逝醫藥喪葬負債累累乃自設館於郡城書院距家四十里歲時伏臘始得一歸省間進甘脆兒孫來則割而分之或奉藥物

遇貧病者則又推以贈之勞雖少息完未嘗受一日養也如是者
更十餘年春霖偉入詞林舍弟亦餽郡學竊意內顧無憂庶幾奉
差出外扳輿迎養少報劬勞於萬一而粥粥無能京華旅食自餉
其口而不足更何論將母今雖蒙恩補受江南協道清况如昨天
各一方而太淑人年已七十有一春霖亦五十二歲矣計自甲午
通籍以來十三年中惟乙未以措資歸庚子以避亂歸道路奔波
侍養者不過數月一官匏繫頭童齒豁尚不能決然引去共為子
職遑敢飾虛文侈祝嘏而仲弟將以冬月稱觴為壽自莆來書曰
吾母平生待人豐自奉約內外無間少而得疾老乃益壯一切瑣
事皆歷歷記憶不少爽者以為上壽徵且吾家雖不富敵廬數

椽足以蔽風雨薄田數畝足以供饘粥布衣蔬食妻子尚不至凍餒子侄十人即弗克少年取科第長者已竊二太學二青衿少者亦安分讀書無近市囂張習女子六人造嫁將畢男子授室者三孫男女雖未及外孫多男二女二足備曾孫數前後又兩遇覃恩絳綸疊錫年過古稀生當平世及身親見四代人貴知足竭吾力之所能為蔽水可以承歡綵衣可以娛老萬鍾之富一品之貴獨何加耶壽屏既橫斯將丹雘焉兄其求先生長者序之歸祝與否俟請母命而後決仲弟蓋初生即立為叔父後者也同居共財無分彼此春霖於是滋抱愧美忝年家子敢臆陳家慈之勤儉舍弟之孝悌與春霖之碌碌無所短長者以告執事伏乞俯鑒微悃賜

以壽言榮感靡旣

家慈八十生日乞言啓

家慈林太淑人晉江籍幼隨外大父遷居莆之涵江先嚴蓮谿公
初娶陳早歿先祖父秋潭公為擇繼焉年十六歸先嚴時先叔父
伯狀公尚未娶先祖母郭太淑人素多病獨主中饋婉婉聽從內
外賢之二十生春霖而先叔父娶叔母陳宜人未三月而卒三歲
而先祖父又卒舍妹及弟春澍繼在襁褓先嚴以家計不足常館
於外家中一老人三幼子惟家慈及先叔母是賴耕種樵汲烹飪
織紉悉躬親之及先嚴登賢書家風未之改也春霖有幼弟慶灃
生負異稟為先嚴所鍾愛未冠以瘵卒先嚴痛之踰年亦卒卒時

家慈年四十八祖遺薄田僅十餘畝春霖歲館穀復不豐食指漸多生計日絀家慈力為撙節乃綽有餘裕既而舍弟領上庠春霖提南宮寒族山居自曾叔祖及先祖父兄弟以逮先嚴三世青衿孝廉無中甲科者衆咸為家慈賀家慈自視歆然也布衣蔬食不改其素柴米油鹽手自經理舍弟以年老過勞為置一婢視之如子女力所能為仍弗假手夙夜勤劬視少壯而貧賤者殆將過之自奉極儉而濟人無吝嘗得風疾服杉寄生而效見同病者舉以贈之及已疾復發轉無以治或購洋參補藥嫌價昂弗肯服貧人請乞竟不計直諸好施與多類是昔唐柳仲郢之母韓夫人最名為有家法春霖之不肖萬不及仲郢而家慈之賢實不愧夫人回